墨客揮犀/卷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墨客揮犀

◀上一卷

卷十

全書終

郭進有才略，累有戰功，嚐判邢州。今邢州城，乃進所築，其厚六丈，至今堅完。鎧仗精巧，以至封貯亦有法度。進於城北，治第既成，聚族人賓客落之。下至土木之工，皆與燕，設諸工之席於東廡。人或曰：「諸子安可與工徒齒？」進指諸工曰：「此造宅者。」指諸子曰：「此賣宅者。固宜坐造宅者下也。」進死未幾，果為他人所有。今資政殿學士陳彥升宅，乃進舊第東一隅也。

孫夢得中丞，薦吳中複為禦史。或曰：「公平生不識，何由知之？」公曰：「抃聞中複知犍為縣，多美政。及替，不載一物。其愛民廉潔如此，使之立朝，必不苟且。知賢則薦，何用識麵邪！」

包樞密知府禮上日，眾吏前請諱。公曰：「何諱也？」吏曰：「公祖先之名，群吏當避之。」公瞋目曰：「吾無所諱，惟諱吏之有贓汙者。」吏懼而引去。籲，公儒者之通敏者也。任府尹十餘年，民吏稱為神明。然為大尹十餘年，近世亦稀有。

興化隱士陳易，字體常。熙寧初在太學，通經術。既而隱居廬山，以歸，乃築室於興化縣之蔡溪岩。不下山者三十年，惟與沙門有需親善。人或就見，亦無忤也。易襟抱易曠，風韻灑然，見者無不愛慕忘歸。蔡子由正言首以八行薦之，易以啟事謝之雲：「心若死

灰，枉被吹噓之力；身如稿木，難施雕琢之功。」又雲：「昔在儒門，雖粗修於八行。晚歸祖道，惟務了於一心。心既已忘，行複何有？」其所造如此。其後轉運判官陳達野，複以行能尤異，薦易於朝，易終不起。

黃州潘大臨工詩，多佳句，然貧甚。東坡、山穀尤喜之。臨川謝無逸以書問有新作否？潘答書曰：「秋來景物，件件是佳句。恨為俗氣所蔽翳。昨日清臥，聞攪林風雨聲，欣然起，題其壁曰：『滿城風雨近重陽。』忽催租人至，遂敗意。止此一句奉寄。」聞者笑其迂潤。初作東府，望氣者言曰：「異哉，乃有天子氣。」及府成，車駕果臨幸。時龍圖張秩，以詩慶兩府諸公，而王丞相和曰：「曾留主上經過跡，更費多人賦詠才。」

王荊公患喘，藥用紫團山人參，不可得。時薛師政自河東還，適有之，贈公數兩，不受。人有勸公曰：「公之疾，非此藥不可治。疾可憂，藥不足辭。」公曰：「平生無紫團參，亦活到今日。」竟不受。公麵黧黑，門人憂之，以問醫人。曰：「此垢汙，非疾也。」進澡豆令公洗麵，公曰：「天生黑於予，澡豆其如予何？」

王相有邊功，久居樞要。仁廟朝，有諫官言公宅枕幹剛，貌類藝祖。公上章請罪雲：「宅枕幹剛，乃朝廷所賜；貌類藝祖，蓋父母所生。」仁廟嘉納，益厚遇公，言者內愧。夫言事，諫官之職也。然貴得其實，則不曠。苟求其微過以邀名，非義也，況無過失乎？

羅可，沙陽之碩儒也，性度寬宏，詞學贍麗。嚐預鄉薦，見黜於禮部，遂慨然不複有進取意，以疏放自適。鄉人共以師禮事焉。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，可適見，因躡足伏草間避之，以俟其去。又有攘殺其雞者，可乃攜壺就之。其入慚悚服罪，可執其手曰：「與子幸同裏閭，不能烹雞以待子，我誠自愧。」乃設席呼其妻孥環坐，盡醉而歸，終不以語人。人由是相誡無犯。年六十七而卒。所為詩賦，多播人口。嚐作《百韻雪詩》，其間有「斜侵潘嶽鬢，橫上馬良眉。」誠佳句也。

杜甫贈高適詩雲：「脫身簿尉中，始與捶楚辭。」韓愈贈張工曹詩雲：「判司卑官不堪說，未免捶楚塵埃間。」杜牧寄小侄阿宜詩雲：「參軍與簿尉，塵土驚羌勰。一語不中治，鞭捶身滿瘡。」以此明唐之參軍簿尉，有過則受笞杖之刑，猶今之胥吏也。

西頭供奉官錢昭度，粗有詩名。曾作詠方池詩雲：「東道主人心匠巧，鑿開方石貯漣漪。夜深卻被寒星照，恰似仙翁一局棋。」有輕薄子見而笑曰：「此正所謂一局黑全輸也。」

前輩作花詩，多用美女比其狀。如曰：「若教解語應傾國，任是無情也動人。」陳俗哉。山穀作《酴醾詩》曰：「露濕何郎試湯餅，日烘荀令炷爐香。」乃用美丈夫比之，若將出類。而吾叔淵材作《海棠詩》，又不然，曰：「雨過溫泉浴妃子，露濃湯餅試何郎。」意尤工也。

趙叔嚴罷參政致政，居睢陽；歐陽永叔罷參政致政，居汝陰。叔平一日乘女輿，來訪永叔。時呂晦叔以金華學士知潁州，啟宴以召二公。於是歐公自為優人，致語及口號。高誼清才搢紳以為美談。口號曰：「欲知盛集繼荀陳，謂有當筵主與賓。金馬玉堂三學士，清風明月兩閑人。紅芳已過鸚猶囀，青杏初嚐酒正醇。好景難逢良會少，乘歡舉白莫辭頻。」

趙閱道為成都轉運使，出行部內，唯攜一琴一鶻一龜。坐則看龜鼓琴。嚐過青城山遇雪，舍於逆旅。逆旅之人，不知其使者也，或慢狎之。公頹然鼓琴不顧。

治平年，江南吉州吉水令，忘其名。治邑以嚴毅，民有罪，大小不赦。邑雖治，民亦失和。有野客馬道為《啄木鳥》詩雲：「翠翎迎日動，紅嘴響煙蘿。不顧泥丸及，惟貪得食多。才摧枯朽木，又止最高柯。吳楚園林闊，芒芒爭奈何？」令見其詩，為之少緩。民目馬君為「馬啄木」。

俗語有之曰：「槐花黃，舉子忙。」謂槐之方花，乃進士赴舉之時。而唐詩人翁承讚有詩雲：「雨中妝點望中黃，勾引蟬聲送夕陽。憶得當年隨計吏，馬蹄終日為君忙。」乃知俗語亦有所自也。

盧秉侍郎，嚐為江南小郡司戶參軍。於傳舍中題詩雲：「青衫白發病參軍，旋糶黃糧換酒樽。但得有錢留客醉，也勝騎馬傍人門。」王荊公過而見之，尤極稱賞，俄薦於朝。數年間遂超顯仕。

東坡曰：「羅浮有野人，山中隱者或見之，相傳葛稚川之隸也。有鄧道士者，嚐見其足跡。餘偶讀韋蘇州寄全椒道士詩雲：『今朝郡齋令，忽念山中客。澗底束荊薪，歸來煮白石。遙持一樽酒，遠慰風雨夕。落葉滿空山，何處尋行跡。』想其風度，則全椒道士，豈亦鄧君之流乎？」因以酒問且依蘇州韻作詩寄之曰：「一杯羅浮春，遠餉采薇客。遙知獨酌罷，醉臥鬆下石。幽人不可見，清嘯聞月夕。聊戲庵中人，飛空本無跡。」

楊某尚書以耳聾致政，居鄠縣別業。同裏有高氏者貲頗厚，有二子，小字大馬、小馬者，業明經，屢上謁，楊以裏閈之故，雖庸下，常待以溫顏。一日裏中社，小馬攜酒一榼，就楊公曰：「此社酒，善治聾，願得侍杯杓之餘瀝。」楊瞑目良久，呼小仆取箋。書絕句與之，曰：「十數年來聾耳瞶，可將社酒便能醫。一心更願清盲了，免見高家小馬兒。」

晏元獻公為童子時，張文節薦之於朝廷，召至闕下。適值鄉試進寸，便令公就試。公一見試題，曰：「臣十日前已作此賦，草尚在，乞別命題。」上極愛其不隱，及為館職，時天下無事，許臣僚擇勝燕飲。當時侍從文館，士人大夫為燕集，以至市樓酒肆，往往皆供帳為遊息之地。公是時貧甚，不能出，獨家居，與昆弟講習。一日選東宮官，忽自中批除晏殊。執政莫喻所因，次日進覆，上諭之曰：「近聞館閣臣僚，無不嬉遊燕賞，彌日繼夕。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，如此謹厚，正可為東宮官。」公既受命得對，上麵諭除授之意。公語言質野，則曰：「臣非不樂燕遊者，直以貧，無可為之。臣若有錢，亦須往，但無錢不能出耳。」上益嘉其誠實，知事君體。眷注日深，仁廟朝，卒至大用。